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一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一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清代稿鈔本

編輯出版委員會

主任：林雄

副主任：陳俊年 曹淳亮 黃尚立

編委：朱仲南 王桂科 姜家修 李夏銘 戴和

楊亞基 陳海烈 盧家明 黎岳梁

整理編選委員會

主編：桑兵

副主編：李昭醇（項目主持人） 程煥文

編委：倪俊明 林子雄 林明 柏峰

整理人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朱梅君 肖玲 沈娜 馬德鴻 陳曉玉
郭祥文 黃琦琨 梁笑玲 謝暉 蒙碧玉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鈔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十萬件。檔案爲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爲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

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倭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爲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曾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主編的話

清代廣東地位顯要，文風尤盛，產生和留存大量文獻，於研究廣東乃至全國的歷史文化及其內外關係，至關重要。近年來，全國各出版社出版印行的廣東歷史文獻，不及總數的百分之一二。其餘文獻，包括大量學術價值極高的未刊稿本鈔本，以及雖曾刊刻，存世鮮少的善本珍本圖書，大都深藏館中，利用不便。而圖書館則越來越承受着妥善保管與服務社會兩難的巨大壓力。

清季以來，廣東歷史文化的研究即備受關注，建構第三學術中心、廣東文化、文化大省之說，可顯其遞進軌迹。中國文化，一脈相承，未嘗中絕，考古即研今，認識歷史文化發展的淵源脈絡，是深入恰當地理解社會實情，把握未來走向的關鍵。而充分掌握文獻資料，則是形成準確歷史文化認知的可靠基礎。前人對於廣東歷史文化的議論雖多，却也有掌握文獻不足的明顯局限。如大儒陳澧，影響廣泛而久遠，無論褒貶，只能依據刊刻行世的著作文本，無法與原稿本對勘，更未見過其大量讀書札記的廬山真面，甚至連各地館藏相關稿本鈔本的來龍去脈也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要想認識廣東歷史文化的全貌，談何容易。

有鑒於此，借國家纂修清史和廣東有意建設文化大省的機緣，編輯出版《清代稿鈔本》。此舉不僅延續前賢編輯出版地方文獻的傳統，為國家重大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提供重要資料，而且促使大批珍稀文獻容易被學界獲得和有效使用，對於深入研究清以來廣東乃至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對外關係、文化學術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有利於珍貴文獻的搶救性保護，延續其無價的生命，有效地解決圖書館方面收藏保存與服務公眾的兩難困惑。

秉承上述宗旨，本叢書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豐富館藏為底，兼收其他，範圍並不限於

廣東一省的文獻，取舍主要考慮內容和研究需求，兼顧版本。編輯辦法爲：（一）精選底本。優先收錄日記、詩文集等未刊稿本鈔本，其次爲孤本珍本，再次爲內容有異的精刻本。（二）相對集中。將原來分列的個人詩文集合并，同類文獻則匯集編排。（三）分輯影印。完全以原版掃描、影印，只作版式的縮放，盡量保持原貌。篇幅不加限定，分輯陸續出版。盡量做到搜羅全面，取舍精當，印制精美，購置者一編在手，基本囊括廣東藏的所有清代珍稀文獻。此法多快好省，有效而穩妥，推而廣之，各地各館所藏文獻均可以有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於較短期限內公諸天下，使學術真正成爲天下公器，有效地改變研究晚近歷史文化史料邊際模糊，過於依賴后出外來觀念的偏向。

本叢書第一輯包括三類文獻：一是日記，二是詩文集，三是清末廣東諮議局等機構的公文檔案。編輯原則，大體依時序排列，日記據起始時間，詩文集則據作者生年排序。無法確定時間者附後。底本間有缺失，或已知別家圖書館藏有更好的底本，種種原因，難以圓滿。即便如此，行家僅從目錄便可一望而知其重要性。在這些文獻缺席的情況下，相關研究即使進行，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本叢書得以出版，首先得益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開明，他們相信圖書乃天下公器的公理，以完全開放的態度，將所有館藏貢獻於海內外同好和社會公眾。而清史纂修工程文獻立項和廣東大沿海出版工貿有限公司的投資運作，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最終玉成其事，使這一設想短期內得以付諸實現。

出版說明

一、本叢書是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批准列入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一項重要的地方文獻搶救、整理、科研、出版項目。出版本叢書旨在挖掘、搶救和傳承珍稀歷史文獻，為國家清史編纂工程提供原始資料，推動清史及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服務於國內公共圖書館、高等院校圖書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政府方志編纂部門、清史研究者、古文獻收藏者及境外漢學研究機構、個人。

二、廣東現存的清代文獻尤其是稿本、鈔本，大部分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本叢書從上列兩館收藏的五千餘種清代文獻中整理、編選出極具史料價值和收藏價值的二千餘種稿本、鈔本及部分獨具價值、留存較少的珍稀刻印本，擬分輯出版。第一輯出版五十冊，收入日記二十餘種、詩文集一百四十餘種、清末廣東諮議局等機構的公文檔案二十餘種，共計一百八十餘種，約五千四百餘萬字。

三、本叢書不按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排序，而是根據所發掘、搶救的文獻情況及境內外古籍文獻整理、編選、影印出版的先例，確定如下編選原則：優先收錄日記、詩文集稿本鈔本，其次為曾經刻印但留存極少的珍本，再次為版本內容有異、別具參考意義的刻本或印本。

四、本叢書第一輯的編排原則為：將日記、詩文集、清末廣東諮議局等機構的公文檔案等同類文獻匯集編排；大體依時間排序，日記據起始時間，其中篇幅大的如《望臆行館宦粵日記》、《瞻岱軒日記》、《黃沅日記》等編排成完整的分冊；詩文集據作者生年排序，無法確定作者生年的排在本類之末；廣東諮議局等機構的公文檔案據印行時間排序。受各分冊篇幅的影響，編排順序作個別調整。

五、本叢書收入的全部文獻均據文獻原底本影印，底本原有之題跋、批校、印鑒等均予保留，只作版面的縮放，不進行校勘，不作文字修描，盡量將文獻底本的原貌呈現於世。

六、爲方便查閱、檢索、記錄和引用，本叢書第一輯第一冊編列本輯所收文獻的總書目，各分冊均列本冊所收文獻書目，單獨編列頁碼；每種文獻前設扉頁，注明書名、卷數、作者、版本類別（稿本、鈔本、刻本、印本）及收藏機構等相關信息；作者姓名原則上以原書卷端署名爲準，原書卷端沒有署名、已考證出姓名的署考證后的作者名，無法核實作者的，署「佚名」，已注明「著」、「撰」、「編」、「手記」的均依原書，沒有確切注明的，則不另注明。

七、本叢書用字原則：總序、主編的話、出版說明等內容，均以繁體字編排；書名、總目錄、各分冊目錄、扉頁用字依照原書，不作規範統一。

八、本叢書總目錄、分冊目錄及書眉均採用原書卷端題名；原書卷端沒有題名的，或據封面題簽、書名頁，或據內容，由編者確定。同一種書有兩個版本并存的，在總目錄中標明「×××兩種」，在正文中分設兩個篇扉。

九、以后各輯均循上例處理。

十、版面設計及技術處理：

（一）全書按照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統一規定的成書尺寸、版心格式、書眉、頁碼、裝幀標準等要求進行排版和印制。

（二）對部分殘破的底本，先進行裱補，再進行掃描、影印；對部分有硃批的鈔本，先掃描爲彩色圖像，再轉化爲黑白圖像，以求字迹清晰。

（三）對文獻因裝訂失誤產生的明顯順序錯誤徑作校正，不注校記。

（四）版面處理的原則是：盡力做到文字清晰、大小適中、方便閱讀，同時力求內容充實，涵括更多信息。對字體大小適中、版面清晰的底本，採用雙欄對開排版；對版面特殊、字體偏小的底本，採用單欄對開排版；

對字體過小、字迹潦草的底本，則採用單欄單頁排版。

(五) 由於稿本、鈔本書寫形式各異，版面格式紛雜，為保證閱讀效果，當遇有特殊情況時，在不影響文獻底本原文、不致使人產生誤解的前提下，作個別處理，如適當放大眉批，縮小原頁碼與正文的距離等。因此，若以本叢書作為研究清代書寫版式、書寫習慣或校勘版本的對象時，請核對底本。

十一、因叢書整理、出版工作浩繁，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了整理編選委員會，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東大沿海出版工貿有限公司成立了編輯出版委員會，專項負責整理、選編和出版工作，以確保叢書的高質量出版。

十二、在整理、編選、出版過程中，我們深感搶救地方文獻之必要與迫切。因此，在文獻收集遠未理想及選編原則、編排體例尚存爭議的情況下，仍決心依上述要旨編輯、出版第一輯。未臻完善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清代稿鈔本》

整理編選委員會
編輯出版委員會

二〇〇七年四月

清代稿鈔本第一輯總目

第一冊

還京日記

北行日記

雪鴻山館紀年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日記

庚生日記

滇遊日記

袁太史日記

第二冊

鄧和簡公日記

第三至八冊

瞻岱軒日記

第九冊

北上日記

公事日記

雙松館日記

光緒丙申年日記

光緒丙午年日記

從公筆記

蠻愛會案國防日記

清代稿鈔本

第十至十九冊

望臯行館宦粵日記

第二十冊

居遊日記

惠行日記

民初日記

赴廈日記附公文信件

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冊

黃沅日記

第二十四冊

浮槎文集

蓼莪吟館詩集

十一草 玉沙集 素聲集

越巢詩集

石嶽文寄 詩寄

蕉鹿草堂遺稿

勺湖亭稿

粵遊偶咏

道盥齋詩稿

吳六奇書札

方綱致秋盒殘箋

第二十五冊

寅吉存草

東谿詩選

花韻軒詠物詩存

玉輝堂詩草

第二十六册

玉岑詩稿

續刻心喜集

四益堂文稿 詩草

聽雪集

南雪巢詩鈔

西齋集

吳學士集

復齋詩鈔

竹堂文類

黃葉樓詩鈔

陳曼生先生簡札

第二十七册

雲海集

醉易齋文稿

心亭亭居文存 詩草雜存
求真是齋詩鈔 詩餘

第二十八册

石雲山人集 詩集

靜遠草堂初稿

露香閣詩集

實事求是齋文鈔 畱香小閣詩詞鈔

實事求是齋襟存

畱香小閣詩 詞 文

第二十九册

懷古田舍詩鈔

經義堂存稿

吟秋館詩草

可齋詩鈔

清代稿鈔本

第三十冊

羅蘿邨文稿

寄鷗館詩集

足吾好齋六如瑣記

海陀華館詩草

楊黼香先生遺藁
遺藁補編

半村草堂文鈔

譚風月軒詩鈔

退思軒詩存

第三十一冊

芝房詩存

邵子京詩

思益堂詩集

吳城竹枝詞

越賢赤檳存真

梯雲館詩鈔

荔莊書屋詩鈔

靜香閣詩存

紅蝠山房二編詩補鈔

慎誠堂集

覺庵雜記稿本

舟車隨筆

第三十二至三十三冊

鄧氏納楹書屋存稿

第三十四冊

鄧和簡公墨寶

鄧和簡公書牘存稿

清人書札

寄寰宇齋吟草